



琼岛风云

qiong dao feng yun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琼 岛 风 云

吴式堂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琼 岛 风 云

吴 式 堂 著

责任编辑：骆之恬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75,000 印张：4.75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R10280·150 定价：0.66元

编 者 的 话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欣欣向荣。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正在茁壮成长。

少年儿童，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力军。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这套丛书，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这套丛书，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陕西未来出版社和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序

冯白驹同志是深受海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领导人，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在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他历尽艰险，不屈不挠，赤胆忠心，艰苦奋斗，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海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冯白驹同志是我的战友。从抗日战争中期至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在海南岛上共同渡过了六年的战争生活。我熟知他的性格和人品，他有着为崇高的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强信念；他象一棵屹立在南国山崖上的劲松，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从不向困难低头；不论敌人多么凶恶，他从不向敌人屈服。他不愧为“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

冯白驹同志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同中共琼崖特委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领导海南人民与国内外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这是一本书所难于表述的。

吴式堂同志写的《琼岛风云》，所记述的仅是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琼崖革命斗争处在最艰难的转折时期，冯白驹同志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勇敢地挑起了领导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重担，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战斗，渡过了多少艰难的岁月，保存了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最后胜利地从母瑞山突出了敌人的包围，与在各县坚持斗争的党组织负责人会合，将红军部队改编为“广东省第四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迎着胜利的曙光踏上了伟大抗日战争的艰难征途。这本书从史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艺术加工提炼，文字朴实，通俗易懂，生动感人，为我们留下了冯白驹同志和他一起浴血奋战的一群战友们的难忘的英雄形象，是值得向青少年推荐的一部好作品。

海南革命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领导的结果，也是以冯白驹同志为核心的琼崖特委紧紧依靠三百万海南人民，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把毛泽东思想同海南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南的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极其光辉的一页。

冯白驹同志现在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光辉业绩，永

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我借助这本书的出版，写了几句话，寄托对冯白驹同志的深切怀念。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庄 田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 第一回 杀人王血洗琼州府…………… (1)
陈半仙演说皇帝梦
- 第二回 设毒计偷袭母瑞山…………… (12)
伸大义阵前骂白匪
- 第三回 顶逆流白驹困荒山…………… (21)
擅离队裕深入虎口
- 第四回 战台风李铁牛献身…………… (37)
找红军林茂松下山
- 第五回 打野鸡巧遇黑大汉…………… (47)
蒙相救茂松出陷井
- 第六回 断烟火红军变野人…………… (57)
绝路上忽见蛛结网
- 第七回 脱困境蛟龙入大海…………… (65)
回琼山白驹会亲人

- 第八回 救红军阿妈舍亲孙……………(76)
顾大局强吞仇和恨
- 第九回 不速客夜访星光村……………(94)
好陈花立志报夫仇
- 第十回 挺身而出惠予胆壮……………(108)
冒名顶替烈军被擒
- 第十一回 错中错因错戏团总……………(119)
亲里亲共保“疯癫人”
- 第十二回 游击健儿四处出击……………(127)
杀人魔王狼狈离岛

第一回 杀人王血洗琼州府 陈半仙演说皇帝梦

话说海南岛东北定安县境内，有一座方圆几百里的大山，名叫母瑞山。山里到处是悬崖峭壁，流泉峡谷，亚热带森林遮天蔽日，毒蛇猛兽出没其间。最险要的去处叫作三十六洞。那里并不是真的有三十六个洞府，而是绵亘的三十六条山沟，被亚热带丛林遮盖得暗无天日，人们进到里面去，就象进了阴森森、暗幽幽的洞府。山上有三个村寨，叫上、中、下寨，住着黎族、苗族同胞，他们过着刀耕火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

谁知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二年夏天，这个人迹罕到的山区，竟成了红白两军生死决战的战场。那时盘踞在广东的军阀陈济棠，派遣他的心腹干将陈汉光，率领一个警卫旅，在两个空军飞行中队配合下，恶狠狠、气汹汹地朝琼文革命根据地杀来，红军伤亡甚多，只好退上了母瑞山。

一时间，山上山下战云翻滚，炮弹如密雨般倾下，

千年的古树被炸翻，垒垒的巨石被轰碎，两军争夺的山头成了一片焦土。虽然红军指战员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怎奈敌人过于强大，指战员们浴血苦战半个多月，未能打破敌人围剿，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只好分散突围；在突围路上，又遭到敌人伏击，把队伍打散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好革命局面，顿时好象退潮的潮水，哗啦啦退到了最低点。

那时节，陈汉光的“剿匪司令部”设在定安城里，每天都有被打散的或受伤被俘的男女红军战士，被押到城里来。他们衣衫褴褛，形销骨瘦，一些负伤的战士走过的路上常常留有血迹。在临时作为“剿匪司令部”行辕的县衙门的高墙大院里，经常传出严刑拷打的惨叫声，和杀人取乐的狞笑声。定安城简直成了一座大监狱。

一个深秋下午，冷风飒飒，斜阳西照，黄叶飞舞，定安城里突然实行戒严，“剿匪司令部”的全体官兵倾巢出动，都列队到城门口迎候什么人。一支人数不多的军乐队在队伍前面，吹吹打打，演奏迎宾曲；陈汉光旅长全副戎装，站在队伍前面，看着参谋长指挥部队演习迎宾动作。这个双手沾满海南人民鲜血的杀人魔王，年纪约四十岁左右，四方脸，络腮胡，两道浓眉下面生着一双闪着凶光的大眼，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此刻，他昂着头，挺着胸，得意洋洋。乌黑锃亮的马靴踩在石板路

上咯咯发响。

不一会儿，远处公路上扬起了一串烟尘，一辆象屎克郎一样的黑色轿车在随后几辆卡车的护送下出现了。副官们轻声地报告说：“来了！来了！”

轿车越来越近了，终于在欢迎队伍的前面嘎然停下，车门开处，钻出一个人来。只见他身穿黑绸长衫，头戴瓜皮小帽，手持文明棍，金丝眼镜下一双小眼睛忽悠悠地闪着幽光，瘦巴巴黄腊腊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活象一具刚从坟墓里钻出来的僵尸。

军乐声大作。陈汉光急忙跑步向前，双脚一碰，“咔”地行了个军礼，大声说：“维周叔，欢迎您前来视察、督导！”

这个老古董，就是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他在陈济棠的军队里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却是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他不但给陈济棠出谋划策，还充当陈济棠的特使，经常奔走于广州南京之间，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因为陈汉光和陈济棠认了同宗，陈汉光自居晚辈，所以这样称呼。

陈维周轻轻地咳了两声，慢条斯理地对着陈汉光和欢迎的官兵们说：“将士们，辛苦啦！”接着就以阴阳家的眼光，举目望了望定安城外雄伟的山川，赞叹说：“这海外琼州（海南岛古称琼州府），到处郁郁葱葱，真乃是藏

龙卧虎之地也！”

陈汉光陪同陈维周检阅了欢迎队伍，一同乘车来到了“剿匪司令部”，洗了脸，喝了茶，就前去参加欢迎宴会。

他们走过一条警卫森严的甬道，来到一间灯火辉煌的大厅。大厅里摆了二十多桌酒席，席旁坐满了一个个凶眉恶眼的军官和穿着长袍马褂的官绅。陈维周和陈汉光一踏进大厅，大家“哗”的一声都站了起来。陈维周安步入席后，对大家拱了拱手，大家这才坐了下来。

明晃晃的灯光下，陈汉光高高地举起酒杯，大声说道：“今天，维周叔不辞辛劳，代表陈总司令跨海前来我旅视察，海南僻地，无物孝敬，就让我们用胜利的枪声来欢迎他老人家吧！”

大厅里鸦雀无声。陈汉光陡地把脸一变，厉声喊道：“军法处长！”

“有！”一个佩少校军衔的军官疾步走了出来。

陈汉光满脸杀气地下令说：“我命令你，把捉到的一百多名共军俘虏立即枪决！”

“是！”军法处长快步走出大厅，翻身上马，飞驰而去。

随着一阵急风骤雨般远去的马蹄声之后，密集的凄厉的枪声响了起来。

枪声中，陈汉光向陈维周敬酒。陈维周摸着八字胡须，大声称赞道：“英雄！英雄！好！我就干了这一杯！”

军官们跟着端起酒杯，狂呼乱喊地互相干杯。

一杯酒下肚，陈维周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他的训话：“诸位，自从你们跨海南征，我就经常夜观天象，但见南海之上，将星明亮，恶煞星微暗，我就对你们的总司令说，你们此次出征，一定旗开得胜……”真是三句不离本行！这个满脑子封建迷信思想的阴阳家，借着今天这个酒宴又大大地卖弄了一番。他越说越高兴，“果然不久就传来消息，你们一战羊山歼敌一个团，二战母瑞山杀得共军全军覆没，这真乃天赐之福也！”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陈总司令为了慰勉诸位的劳绩，特地让我前来劳军，并告诉诸位，待海南匪患平定以后，一定论功行赏。这次我带来一点犒劳物资，明天就分发给全体官兵。希望诸位再接再厉，务期肃清残敌！”

陈维周的话刚一结束，大厅里就响起了“感谢陈总司令！”“感谢陈老先生！”“干杯！”的欢呼声。军官们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酒到半酣，就都争着夸耀自己的战功。

宴会结束以后，陈汉光亲自搀扶陈维周回到了他的住处。陈维周因为多喝了几杯，微微有些醉意，一进屋就躺到了藤安乐椅上。勤务兵连忙给他递凉水浸过的香

毛巾擦脸，给他打扇子扇凉。

陈汉光笑着说：“维周叔，今天您破例喝了三大杯，真赏脸啊！”

陈维周抹着八字胡须，笑咪咪地说：“心里高兴嘛！一来因为你们打了胜仗，二来还有机密的大喜事哩！”他用眼睛看了一下勤务兵。

“下去！”陈汉光手一挥，那个勤务兵悄悄地退了下去。

陈维周微微欠起身来，神情神秘地低声说：“汉光侄，你坐下，这机密的大喜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陈维周故意卖关子：“我给你说了，你一定会很高兴。说起来话就长了，你知道你叔我对阴阳地理，麻衣相法素有研究，人称‘半仙’，早就想给你叔祖母找个好风水地。今年五月，我和一帮朋友到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去了一趟，看了看洪家的祖坟。你猜猜这一看，看出了什么门道？”

陈汉光傻呆呆地瞪着眼睛，轻轻地摇了摇头。

“你说洪秀全为什么能当上天王？原来他家祖坟葬在‘活龙口’上。嘻！只可惜葬高了一些，如果下移数十尺，便正在‘穴’上啦，那洪秀全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有半壁江山了……”

“啊，真可惜！”

“从花县回来，我和你济棠叔就盘算着如何把这块风水宝地弄到手。初时洪姓子孙说啥也不肯卖。后来通过各种关系，好说歹说，又花了大价钱，总算把‘活龙口’买到了。于是我马上就把你叔祖母的骸骨从广西移来，葬在龙穴上……”

“哎呀！这下可太好了！我们陈家要出真龙天子啦！”陈汉光高兴得忘乎所以地喊了起来。

陈维周把手指放在嘴上“嘘”了两声说：“小声点！这可是绝对机密的大事。这事在你出兵之前就办好了，因怕你顾前不顾后，泄露出去，所以在广州才没有告诉你。”陈维周显出神秘莫测的样子，“你叔祖母葬下以后，我和你济棠叔暗地商量，要争天下，就必须打倒蒋介石。可是这蒋介石，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如今已在南京登上了统领党军的宝座。他一直对我们不放心，不久前他要调我们的部队到江西去剿共。我和你济棠叔一商量，发现这是一个借刀杀人的诡计，不能上当。于是，立即把你们调到海南……”

“啊！我说呢，总司令咋匆匆忙忙派我们到海南来……”

“要和蒋介石争天下，就不能不准备好退身之地。这海南岛北望雷州，孤悬海外，物产丰富，民气强悍，历

来是藏龙卧虎之地，必须苦心经营。”

陈汉光如有所悟，叫道：“我懂了，我完全懂了！”

陈维周高兴地拍了拍陈汉光的肩膀：“懂得就好。你说海南剿匪什么时候才能大功告成？”

陈汉光胸脯一挺，说：“海南残匪三个月内定可彻底剿灭！”

陈维周拿起水烟具，“嘟嘟”地抽了几口烟，吐出几团烟雾，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这次出征海南，是打了大胜仗，可是共产党的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至今还没有逮捕归案呀……”陈维周显出很不放心的样子。

陈汉光放声大笑说：“维周叔，您这就放心好啦！俗话说，鸟无翅膀不飞。现在我把他的羽翼都剪除了，他能有什么作为呢？”

“不！”陈维周截断他的话头，板起了脸孔教训说，“汉光侄，你太大意了。你听说过岛上流传的这句话吗？唐朝出了个打不死的程咬金，如今海南出了个打不垮的冯白驹。”

陈汉光霍地站了起来，骄横地冷笑道：“谁说冯白驹打不垮！现今不是被我打垮了吗！哈哈！哈哈！”

“不！汉光侄，你听我说——”陈维周的声音更严厉了。“一九二七年海南四·二一清党够厉害了吧，全岛杀了共党分子三千多人，可是没有捉到冯白驹。他从海口